

· 科技与社会 ·

智能机器革命时代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哲学思考

江林腾, 乔瑞金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要:伴随着以信息技术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智能机器革命时代的来临和智能机器的广泛运用, 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个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正在生成并表现出与18世纪以来以机器大工业及其资本主义应用为标志的所谓现代文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深入分析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一般特征, 推动21世纪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创新发展, 不仅关涉人类现实的社会生存和社会实践, 而且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走向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关键词:智能机器革命; 社会化大生产; 新文明形态

中图分类号: N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22)02 - 0098 - 07

20世纪50年代,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 1780—1950》中认为, 在我们时代, 有五个词语用法的改变见证着我们在思考公共生活问题时特有思维方式的总体变化, 它们是“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 换言之, 我们今天在思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其创立目的, 以及如此种种与我们的学习、教育及艺术活动呈现何种相关性等问题时, 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1]。不难看出, 在威廉斯精心挑选的这五个关键词中, “工业”排在第一位。今天的人们早已形成一个共识: 技术、工业乃至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人类文明变化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正如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决定了300年来人类文明的走向一样, 当前, 人类正处于新的机器系统乃至整个工业彻底变革的时代, 即所谓智能机器革命的时代, 也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 这都是为了强调它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根本不同。智能机器革命的现实, 使人的

主体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也深刻改变了当代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运作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整个世界秩序, 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开始呈现在人们眼前。对这种“新文明形态”, 尽管人们有着多样的感受, 但理性把握却十分不足, 它对于人类发展的深远影响还缺乏基本的评估。有鉴于此, 本文就智能机器革命时代人类面对的新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主要为智能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力构成生产方式变革的先锋、新型生产关系得到彻底调适、生产方式的统治力史无前例)做出初步的分析, 推动人类文明在新时代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智能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力 构成当代生产方式变革的先锋

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就是通过实践尤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

【收稿日期】 2021 - 09 - 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善本、善念与善为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18JHQ002)

【作者简介】 江林腾(1993 -), 男, 浙江温岭人,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

乔瑞金(1957 -), 男, 山西石楼人,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

工自然,将自然对象转变为适应人类所需的人工产品,由此,技术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就被凸显出来。伴随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现代技术体系的发展,智能化的技术活动日益成为21世纪人类活动最为根本的形式,尤其在物质生产领域,智能化和总体化的趋势,把人类的生产活动与人的现实活动铸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逐步形成了一种包括物质生产力以及知识、信息、文化生产力等精神生产力在内的社会化大生产力。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主要是靠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变革得以实现,由此引发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全方位改变,乃至整个社会组织 and 人的生存状况的重大变化。

首先,从劳动资料来看,以智能机器为轴心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等非实体性手段已经超越传统的实体性手段,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托,其生产应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并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知识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5%—10%飙升至60%—80%。如此,人类才得以不断创造出新式的劳动资料尤其是智能机器体系,实现智能化生产方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社会正在进入“知识即是权力”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本质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仅表现为有形的实体资产,更表现为知识、信息、科技等无形资产,且后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当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这意味着当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了全新的根本性的转变。

其次,从生产对象来看,人类借助现代科技和智能机器已经将其扩展至囊括各类无形对象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形式和效能已登峰造极,人类能力的突破成为改变自然物质世界的基础,其特点就是不同学科和发现之间的协同整合普遍化,各种技术相伴而生,新事物层出不穷。新能源、新物质、新材料不断被发明应用,社会生产的规模日益庞大,劳动产品的种类不断丰富,不仅表现为物质产品的持续充足,而且表现为信息产品、数字产品、文化产品等非物质产品的日新月异。生产对象的变革促使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日益现代化和智能化。农业

通过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结合正在迈向数字农业时代,精准农业、无人农场等新型生产模式不断被创造出来,全球首个超万亩的中国三江无人农场已经投产,在不断提高产量、减少污染消耗的同时,不断降低世界农业人口占比(发达国家已普遍降至1%—4%),或许“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自出现以来的那个物种——那个其成员主要以采集、打猎和生产食物为主的物种”^[3]。工业正在由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规模化、标准化、集中式生产转变为智能化、个性化、分散式生产,以工业4.0为代表的集产销、管理以及互联网服务等多种流程一体化的智能工厂正逐步在全球各地建立,凭借数字技术尤其是3D/4D打印技术,企业已经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虚拟与实体生产体系的灵活协作,绿色生产、虚拟企业等新型运营模式不断诞生。

另一方面是社会产业结构多元化,新型服务业(如智力和文化服务)、信息产业等新式产业不断涌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第三产业登记在册的企业数量占总数的约77%,占GDP总量超56%的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这些新式产业以知识、信息等智力因素为原料和制成品,社会生产形式日益转向虚实结合的智能生产,致使社会对科技含量和知识创新的需求与日俱增,当代社会俨然变成“一个新型制造社会,在其中,信息既是我们生产所利用的原材料,也是供我们消费的制成品”^[4]。更特别的是,智能机器革命时代促使各个产业之间不断突破原有界限,逐步整合为一个以工农业为基础、以服务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社会化大产业。“在几乎所有行业,数字技术都为产品和服务的结合创造了全新的颠覆性方式,并在此过程中破除了行业之间的传统界限”^[5]。生产对象的这种急剧扩展,意味着一个物质条件富足和更加适宜人类美好生活的人工自然世界正在被创造出来。

第三,从生产主体来看,生产工具变革必然引起劳动方式和劳动主体的变化,继而引发劳动力结构、职业结构乃至阶级结构的剧烈变动。社会劳动形式“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6]。智能化生产方式要求将机器大工业时代追求的简单劳动转变为复杂的技术劳动,力图实现生产过程的数控化和自主化,其目标就是要将生产主体由人变为人与智能机器的分工协同。这在根本上印证着马克思关于“自动机器体系是最完善的生产形式”“机器排挤工人”的判断:一方面

是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被取代,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文化、信息生产等非物质劳动领域。另一方面是许多脑力劳动也在被快速取代,社会对劳动者技能和知识的要求有加无已,技术性失业已成常态。愈加频繁的“机器换人”将威胁到更多的职业,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生存困境并陷入巨大的存在性焦虑之中。对于大多数缺乏某种终生受用的专业技能劳动者而言,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转变自己的专业领域。整个社会的竞争(既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机器之间)和职业流动性因此大大加强,劳动力结构和职业结构正在急剧重构中。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的1/5将会被自动化取代,近1亿工人需要重新求职和转换身份。社会阶级结构由此发生重大转变,社会成员因教育和掌握技能水平不同而迅速分化,掌握高新科技的“知识阶层”迅速兴起,专技人员日益代替产业工人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和劳动力的主体。由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无法满足各个阶层大量增加的甚至相冲突的诉求,社会分裂和群体对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尽管如此,生产主体逐步转为人机协作,还是预示着人类有望从过往繁重的劳作中彻底解放出来,这将为实现人类的长足发展和整体生活方式的转换奠定坚实基础。

智能机器革命时代生产方式变革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强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力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这表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达到一个全新高度,整个社会的面貌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正在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马克思关于工人‘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通过精神生产力控制和改造物质生产力的实现线路图,已经开始呈现在当代人面前。”^[7]

二 新型生产关系得到彻底调适

社会化大生产力的逐步形成和快速发展,正在引起新型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在今天这样一个智能机器生产和精神生产占据主导的时代,这种调适活动主要是通过社会生产过程及其组织形式的变革体现出来。智能化生产方式要求真正实现社会生产总过程的智能一体化,社会化大产业的形成虽然促使社会分工方式日益精细化、专业化和多样化,但同时又在不断借助信息化手段将各个环节整合为一个前后联动的整体,从而使当代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均发生重大转变,促使社会经济运行更加高效,社会财富充分涌动,社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首先,从生产环节来看,智能机器革命正在逐步打破工业时代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整个社会朝向合作和分散化关系发展,新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正在形成。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 动逐渐被分散式经营所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社会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8]。互联网成为新型管理工具,极大引发了管理理念、组织结构和运转方式的变革,全球范围内的网络化管理成为新常态,生产组织工作的难度和强度逐渐下降,社会生产力将在组织变革中获得更大发展。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促使办公自动化、分散化乃至全球化,并不断扩大为各类社会组织结构简单化,组织更加高效和人性化,人们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工作自主权和社会权利。一方面,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各类依赖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平台(如亚马逊、淘宝)应运而生,即使不拥有实体资产也能创造价值和收入,并形成全新的“数字资产”。它不仅不会像传统资产那样随着技术进步而贬值,反而还可能会增值。数据及其分析也改变了各类组织对于资产的管理和保养方式,通过对资产的实时监控就能够实现主动式保养,达到资产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不必像机器大工业时代那样只能通过不断将其同活劳动结合起来进行保值,由此为全社会缩短劳动时长、创造大量闲暇时间提供可能。当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长都已大幅缩减,人们开始逐渐摆脱工业时代以来对于机器运转节奏的服从,人的社会生活日益多彩多样并正在迎接所谓的“休闲社会”。

另一方面,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也引发了工作方式和劳资关系的变化:一边是工作形式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化,许多工作不再受到时空和传统工作制度的限制,按需劳动和自由职业大量增长,“零工经济”成为时髦。《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指出,2021年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其规模还在呈现扩张趋势。任何一个人,只要接入互联网,就能获得弹性工作,“新型弹性工作革命”就此诞生,传统的劳资关系出现全新转机,提供劳务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员工,而是从事特定工作的自由个人。另一边是工作内容和性质更具创新性和人性化,“人类+机器”的革命已经开始,人机协作的深化使得人类日益从事科技研发、知识创造等更富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工作条件和待遇得到极大改善,高素质劳动者的薪酬待遇水平更是日益水涨船高。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作家、网络主

播等新式职业不断诞生,人们的工作形式日趋多种多样,深刻冲击着以往的劳资关系。这些都预示着,新文明形态下的社会生活愈加便捷,社会氛围日趋宽容和谐,民主和平等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从交换和分配环节来看,智能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的进步,正在驱动财富和收入史无前例地重新分配”^[9]。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来看,智能机器革命尚未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智能化生产方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发展形式,没有触动私有制的本质,社会交换和分配方式根本上仍遵循“资本的逻辑”。按资尤其是按照“无形资产”分配越来越占据主流,知识与收入的鸿沟变得更加深广,这一点已被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证明。加之现实制度本身的缺陷,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将愈加凸显,从而造成极度的社会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加剧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分裂。瑞士信贷《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正在大幅上升,截止2020年底,最富有的1%的人群却拥有全球45%的财富。这些使得整个社会功利主义盛行,社会情绪和治安极不稳定,各类极端事件屡见不鲜,人们对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的渴望日渐强烈。

智能机器革命的推进也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由于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本质上具有共享的特点,并不具备绝对的排他性,既能为资本家也能够为劳动者所有,这就使现实的所有权和分配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正如彼得·德鲁克指出,“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即在他们大脑中存储的知识,是完全可以带走的,而且是巨大的固定资产”^[10]。计算机等智能机器的广泛普及,使劳动者实际上同样拥有生产工具等先进生产资料,并完全可以凭借这些无形资产参与到资本分配当中,致使社会所有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传统的劳资冲突相对得到缓和。此外,当代人类生产所形成的日益庞大的无形资产,已远非个人或少数组织所能完全垄断,而日益要求为所有参与社会生产的成员共享,否则,社会生产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互联网使人们得以自由访问巨量的知识宝库,使最贫穷的人也能获得同最富有的人一样的知识,为其摆脱贫困和分享社会财富提供了必备的工具。由此不断扩大为对其他生产资料的共享要求,各类共享经济模式逐渐兴起,共有、共享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不得不更侧重于调节贫富

差距和保护弱者。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这种重新结合某种意义上已经使生产关系出现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第三,从消费环节来看,智能机器革命正在加速“生产决定消费”向“消费主导生产”的关系转换。生产力的进步使人类社会日益迈向一个物资充足的“富裕社会”,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购物已成为人类最喜爱的消遣,而且消费性产品也成了家人、朋友、配偶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11],甚至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互联网的助力下,消费者地位得到更大提升,个性化消费和网络消费占据主导。为适应这种变化,企业和商家不得不转向弹性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产品及其服务的个性化定制,一方面必须借助大数据等手段尽可能地掌握消费者的各类信息与偏好,并通过数字算法、智能推荐等手段精准找寻潜在客户,发掘其潜在的购买需求和欲望。大数据和个性化定制的兴起,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盲目生产和商品过剩,通过更为合理地安排生产活动和配置生产要素而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又需要尽可能地让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过程中,通过实时互动的信息反馈实现双方满意的互动式生产,智能生产体系正在为此提供全新的可能,“在这种新的互动式经济体系中,消费者不再只是被动等待……而成为实际生产过程的参与者”^[12]。在智能机器全面代替人类生产的未来,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某种程序来遥控生产过程,真正实现产销的智能一体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这种重新结合正在为突破商品生产的传统生产目标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垄断基础,为实现社会成员按需分配产品创造可能。

在社会进入生产和消费个性化时代的同时,社会成员的反抗意识却在不断削弱,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革新。“消费在今天就是将人整合入既存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整合过程中,消费行为本身缓解了社会的矛盾,消解了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勇气和力量”^[13]。在大众传媒和“景观社会”生产的鼓舞下,不同阶层的闲暇活动及其愿望逐渐同化,“虚假意识”正在成为支配人们的真实意识。技术进步不仅强化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而且导致人在休闲时候的异化,其反抗意识和超越精神不断被技术制造的幻象和私人消费的愉悦所取消。社会凝聚力不断下降,传统的社群逐步瓦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愈加依赖互联网和智能机器进行调节,人们之间不断疏远并愈加孤立,加剧了

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对此,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智能机器革命时代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新型生产关系有望得到彻底调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作用中为人类历史发展创造出一个百年难遇的双重契机:或深化巩固资本统治,或突破资本逻辑的限制,开启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

三 生产方式的统治力史无前例

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和制约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状况,统摄整个社会生活过程。马克思早在考察机器大工业之时就充分意识到,新机器及其资本主义的使用不仅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对于人和社会构成强大的统治力。整个社会生产活动日益依赖机器而非人类劳动力,人逐渐为机器所主导,人的智力转化为资本并融入“资本的逻辑”之中,获得支配劳动的一般权力。在智能机器革命时代,科学知识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生活过程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其强大统治力更是史无前例地表现出来。

首先,社会生产无限扩张,整个社会生活都被纳入生产过程之中。“机器体系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14]。智能机器体系更是追求一种社会生产的全面性,要求将全部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乃至人本身的生产都纳入统一的生产过程之中,其核心就在于技术进步和智能机器应用赋予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巨大能力,人类意志成为世界变革的主导。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打破时空隔阂,将全球整合为一个密不可分、实时互动的整体,历史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生产也越发成为世界的生产,全球互联制造的价值链运作方式如火如荼。数字时代生产的核心就是要获取利用知识和信息,为此必须将人类活动留下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乃至信息数据都转变为生产原料和制成品,在不断扩大社会生产规模的同时将一切都转变为谋利的工具,并带来了数字垄断、数字资产归属、大数据“杀熟”、数字隐私等全新的时代问题。基因编辑、整容塑形等生命技术的进步更是将“身体变成最美的消费品”,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是人的大脑、心灵和肉体,人类的身体、生殖、情感乃至整个生命都被纳入到社会生产和消费之中。正如 R. 布鲁克斯指出,“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物种的观念将发生改变,我

们会发现自己不过是生产系统的一个基本部分而已”^[15]。

其次,社会权力不断转移,社会秩序围绕智能机器体系重新建构。工业时代的社会权力源自技术权力,源自于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通过工厂制度的完善不断巩固资本的权力地位,机器成为镇压工人反抗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强有力工具。“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16]。科学技术和机器的发明使用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还局限于生产场所,如今却已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智能化和智能机器充斥其中的世界,人类早就离不开对它们的依赖,并越来越追求一种智能化的生活,智慧城市、智慧家居等主张不断被提出和付诸实践,整个世界的运行都已经离不开智能机器体系的运转。全球有几十亿台计算机在运行,其消耗的电力约占全部电力的10%，“它们是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没有它们我们大概真的无法生活……没有计算机在后台管理从物流到水处理的所有事情,可能会导致人类消亡”^[17]。在全球互联的新时代,几乎所有的人和事物都被归入到一个巨型的网络体系之中,我们不仅要把所有由数据驱动的设备都连接到互联网上,更试图将万事万物都纳入到物联网中,技术控制由此成为全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尽管社会组织结构不断简化,但实际控制力却在不断增强,管理者借助现代技术就能实现全天候监管,人们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在被大数据和算法记录。筹建数据库及管理中心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类组织的广泛共识,人脸识别、扫码、指纹读取等手段已经成为身份识别、犯罪预防等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生活和工作、私人和集体的边界不断模糊,从而给人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社会信任感急剧降低。反之,海量的数据也让人类管理者深感力不从心,致使社会管理越来越依靠数据和算法,甚至形成一种新型的“谁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权力”的数据霸权和算法统治。社会权力的基础不断转向技术权力,由此造成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和权利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事关人类进一步生存的公平正义、自由等重大问题,时代迫切需要通过实现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构筑新文明形态下能够保障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全新秩序,以此突破资本文明的历史局限。

第三,社会结构逐步变动,迫切要求变革与调整

社会制度。智能机器革命带来的种种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18]。智能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社会下层经济基础的剧烈变动,促使社会上层建筑不得不随之变动,社会生活的颠覆性变化使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越来越不符合现实发展,由社会权力变动引发的制度合法性问题在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基础。人民群众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参与、共享时代进步的文明成果、摆脱资本外在枷锁、追求美好生活和个性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急切要求变革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社会制度。“政治要求和社会权利与日俱增,社会的飞速变革和不断变化的文化风尚令旧的传统不知所措,新的倾向则侵蚀着传统的规划和旧道德”^[19]。一边是基于机器大工业建立的传统制度无法应对现时代的危机与挑战,另一边是智能机器革命正在开辟出一种通往新文明类型的积极的可能性,其核心点在于:一是全球生产力高速发展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生产关系的变化正在使整个社会朝向可能突破资本限度的方向发展;三是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为全民参与式的民主创造条件;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动正在强烈冲击着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社会规范亟待重新设计,从而为社会变革提供极为有利的契机。

总之,智能化生产方式的统治力已经史无前例地强大到足以对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文心理乃至政治治理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智能机器革命时代生产方式变革的最终意义就在于引发社会变革,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变革原有的社会秩序,开辟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方向。

四 结语

马克思曾经设想,通过高度自动化生产能够将人类从机器大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达至技术可能性极限的自动化生产将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并为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解放创造条件。今天看来,这种可能并非不可实现,全然在于未来人类如何掌控和利用智能化生产方式。“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它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这将是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20]。

智能机器革命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推动人类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引领人类迈入一个崭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智能生产时代。科学技术、工业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在全面改变当代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面貌得到根本性重塑,由此带来一种根本区别于以机器大工业及其资本主义应用为标志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在将整个人类及其智能化的人工物纳入一个全新的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一切都有待于我们重新思考和慎重面对。

智能机器革命时代人类面对的新文明形态的首要的基本特征是智能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力构成生产方式变革的先锋,其体现的是人类未来无可估量的生产与改造世界的能力,由此获得推动新文明形态世界性发展的根本力量。在这样一个时代,新型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适,一种有利于人类未来长足发展的全新社会秩序正在被构筑,显现出人类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演变到一个有望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在智能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方式的统治力史无前例,其意义就在于引发社会变革并强烈呼唤一种超越“资本文明”的新人类文明形态,展示出智能化生产方式及其不断发展所具备的更为强劲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将在充分占有现代性和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的全新进步。

【参 考 文 献】

- [1] 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M]. 高晓玲,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98.
- [3] 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M]. 吴莉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9.
- [4] 弗洛里迪. 第四次革命[M]. 王文革,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94.
- [5] 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M].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李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65.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1.
- [7] 贾根良.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16(6):98.
- [8] 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 张体伟,孙豫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XX-VII.
- [9] 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 第二次机器革命[M]. 蒋永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47.

- [10] 德鲁克. 21 世纪的管理挑战[M]. 朱雁斌,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133.
- [11] 赫拉利.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325 - 326.
- [12] 孙伟平.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208.
- [13] 陈学明.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第四卷[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80.
- [14] 乔瑞金. 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29.
- [15] 布罗克曼. 未来 50 年[M]. 李泳,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74.
- [16]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5.
- [17] 瑞希. 人工智能哲学[M]. 王斐,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20:32.
- [18]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EB/OL]. (2018 - 11 - 1) [2020 - 12 - 20]. [http://cpc. people. com. cn/n1/2018/1117/c64094 - 30406239. html](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117/c64094 - 30406239.html)
- [19] 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铨, 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21.
- [2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31.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achine Revolution

JIANG Lin - teng, QIAO Rui - jin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achine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ce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all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esent human society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emerging which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o - called modern civilization marked by machine industry and its capitalist application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re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social survival and practice of human reality, but als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rder.

Key words: Intelligent Machine Revolution; Socialized productivity;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许玉俊)